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三　　列傳百三

令狐楚（弟定　子緒　綯　綯子滈）　牛僧孺（子蔚　蔚弟藂　蔚子徽）

蕭俛（弟傑　俶　從弟倣　倣子廩）　李石（弟福）

令狐楚字殼士自言國初十八學士德棻之裔祖崇亮綿州昌明縣令父承簡太原府功曹家世儒素楚兒童時已學屬文（生五歲能為辭章）弱冠應進士（京兆尹將薦為第一時許正倫輕薄士有名長安間能作蜚語楚嫌其爭讓而下之）貞元七年登第桂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才欲以禮辟召懼楚不從乃先聞奏而後致聘楚以父掾太原有庭闈之戀又感拱厚意登第後徑往桂林謝拱不預宴遊乞歸奉養即還太原人皆義之（新書）

雖在拱所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豫宴樂滿歲謝
歸案舊書不預宴遊乃因徑往桂林不預登第之遊宴
故人義義其重知己之感即歸太原乃是不俟滿歲故人
義其事親之孝如新書言乃登第後從使府辟召之常
耳其於拱也何足義滿歲而歸乃瓜期之常耳其於親
也何足義且在拱所不豫宴樂則直以居憂自處有死
其親之心矣新
書勝舊其然乎李說嚴綬鄭儋相繼鎮太原高其行義
皆辟爲從事自掌書記至節度判官歷殿中侍御史楚
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爲頗稱
之鄭儋在鎮暴卒不及處分後事軍中喧譁將有急變
中夜十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令草遺表楚
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
自是聲名益重丁父憂以孝聞免喪徵拜右拾遺改太

常博士禮部員外郎母憂去官服闋以刑部員外郎徵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楚與皇甫鎛蕭俛同年登進士第元和九年鎛初以財賦得幸薦俛楚俱入翰林充學士遷職方郎中中書舍人皆居內職時用兵淮西言事者以師久無功宜宥賊罷兵唯裴度與憲宗志在殄寇十二年夏度自宰相兼彰義軍節度淮西招撫宣慰處置使宰相李逢吉與度不協與楚相善楚草度淮西招撫使制不合度旨度請改制內三數句語憲宗方責度用兵乃罷逢吉相任亦罷楚內職守中書舍人元和十三年四月出爲華州刺史其年十月皇甫鎛作相其月

以楚爲河陽懐節度使十四年四月裴度出鎭太原七月皇甫鎛薦楚入朝自朝議郎授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鎛同處台衡深承顧待十五年正月憲宗崩詔楚爲山陵使仍撰哀冊文時天下怒皇甫鎛之奸邪穆宗郎位之四日羣臣素服班於月華門外宣詔貶鎛將殺之會蕭俛作相託中官救解方貶崖州物議以楚因鎛作相而逐裴度羣情共怒以蕭俛之故無敢措言其年六月山陵畢會有告楚親吏贓汙事發出爲宣歙觀察使楚充奉山陵時親吏韋正牧奉天令于翬翰林陰陽官等同隱官錢不給工徒價錢移爲羨餘十五

萬貫上獻怨訴盈路正牧等下獄伏罪皆誅楚再貶衡州刺史時元稹初得幸爲學士素惡楚與鎛膠固希寵稹草楚衡州制畧曰楚早以文藝得踐班資憲宗念才擢居禁近異端斯害獨見不明密隳討伐之謀潛附奸邪之黨因緣得地進取多門遂忝台階實妨賢路楚深恨稹長慶元年四月量移郢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二年十一月授陜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陜虢觀察使制下旬日諫官論奏言楚所犯非輕未合居廉察之任上知之遽令追制時楚已至陜州視事一日矣復授賓客歸東都時李逢吉作相極力援楚以李

紳在禁密沮之未能擅柄敬宗即位逢吉逐李紳尋用楚為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其年九月檢校禮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汴宋亳觀察等使汴軍素驕累逐主帥前後韓宏兄弟率以峻法繩之人皆偷生未能革志楚長於撫理前鎮河陽代烏重胤移鎮滄州以河陽軍三千人為牙卒卒咸不願從中路叛歸又不敢歸州聚於境上楚初赴任聞之乃疾驅赴懷州潰卒亦至楚單騎喻之咸令櫜弓解甲用為前驅卒不敢亂及莅汴州解其酷法以仁惠為治去其太甚軍民咸悅翕然從化後竟為善地汴帥前例始至率以錢二百萬實其私

藏楚獨不取以其羨財治廨舍數百間大和二年九月徵爲戶部尚書三年三月檢校兵部尚書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其年十一月進位檢校右僕射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鄆曹濮觀察等使奏故東平縣爲天平縣屬歲旱儉人至相食楚均富贍貧而無流亡者六年二月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等使楚久在并州練其風俗因人所利而利之雖屬歲旱人無轉徙楚始自書生隨計成名皆在太原實如故里及是秉旄作鎮邑老歡迎楚撫綏有方軍民胥悅七年六月入爲吏部尚書仍檢校右僕射故事檢校官高者便從其班楚以

正官三品不宜從二品之列請從本班優詔嘉之九年六月轉太常卿九月守尚書左僕射進封彭陽郡開國公十一月李訓兆亂京師大擾訓亂之夜文宗召右僕射鄭覃與楚宿于禁中商量制敕時將相皆繫神策軍楚建言外有三司御史不則大臣雜治內仗非宰相繫所也帝頷之上欲用為宰相楚以王涯賈餗寃死叙其罪狀浮泛仇士良等不悅故輔弼之命移於李石乃以本官領鹽鐵轉運等使先是鄭注上對置榷茶使領鹽鐵使兼領之楚奏罷之曰伏以江淮數年已來水旱疾疫凋傷頗甚愁歎未平今夏及秋稍校豐稔方須惠䘏各使安存昨者忽奏榷茶實為蠹政蓋是王

涯破減將至怨怒合歸豈有令百姓移茶樹於官場中栽植摘茶葉於官場中造作有同兒戲不近人情方在恩權孰敢沮議朝班相顧而失色道路以目而吞聲今宗社降靈奸兇盡戮聖明垂祐黎庶合安微臣蒙恩兼領使務官銜之內猶帶此名俯仰若驚夙宵知懼伏乞特迴聖聽下鑒愚誠速委宰臣除此使額緣軍國之用或闕山澤之利有遺許臣條疏續具聞奏採造將及妨廢爲虞前月二十一日內殿奏對之次鄭覃與臣同陳論訖伏望聖慈早賜處分一依舊法不用新條惟納搉之時須節級加價商人轉賣必校稍貴即是錢出萬國

利歸有司既不害茶商又不擾茶戶上以彰陛下愛人之德下以竭微臣憂國之心遠近傳聞必當感悅從之先是元和十年出內庫弓箭陌刀賜左右街使充宰相入朝以爲翼衛及建福門而止至是因訓注之亂悉罷之楚又奏諸道新授方鎮節度使等具帑抹帶器仗就尙書省兵部參辭伏以軍國異容古今定制若不由舊斯爲改常未聞省閣之門忽內弓刀之器鄭注外蒙恩寵內蓄兇狂首創姦謀將興亂兆致王璠郭行餘之輩敢驅將吏直詣闕庭震驚乘輿騷動京國血濺朝路尸僵禁街吏冊所書人神共憤既往不咎其源尙開前件

事宜伏乞速令停罷如須參謝郎具公服從之又奏請罷修曲江亭絹一萬三千七百疋迴修尚書省從之開成元年上巳賜百寮曲江亭宴楚以新誅大臣不宜賞宴獨稱疾不赴論者美之乃請給衣衾棺槨以斂刑骨順陽氣以權在內官累上疏乞解使務其年四月檢校左僕射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二年十一月卒于鎮年七十二冊贈司空謚曰文楚風儀嚴重若不可犯然寬厚有禮門無雜賓客以星步鬼神進者一不接嘗與從事宴語方酣有非類偶至立命徹席毅然色變累居重任貞操如初未終前三日猶吟咏自若疾甚諸子進藥未嘗入口曰修短之期分

已定矣何須此物前一日召從事李商隱曰吾氣魄已殫情思俱盡然所懷未已强欲自寫聞天恐辭語乖舛子當助我成之即秉筆自書曰臣永惟際會受國深恩以祖以父皆蒙褒贈有弟有子並列班行全腰領以從先人委體魄而事先帝此不自達誠爲甚愚但以永去泉扃長辭雲陛更陳尸諫猶進瞽言雖號叫而不能豈誠明之敢忘今陛下春秋鼎盛寰海鏡淸是修教化之初當復理平之始然自前年夏秋已來貶譴者至多誅戮者不少望普加鴻造稍霽皇威殁者昭洗以雲雷存者霑濡以雨露使五穀嘉熟兆人安康納臣將盡之苦

言慰臣永蟄之幽䰟書訖謂其子緒綯曰吾生無益於人勿請謚號葬日勿請鼓吹唯以布車一乘餘勿加飾銘誌但志宗門秉筆者無擇高位當歿之夕有大星貫於寢室之上其光燭廷楚端坐與家人告訣言已而終嗣子奉行遺旨詔曰生爲名臣歿有理命終始之分可謂兩全鹵簿哀榮之末節難違往意誄謚國家之大典須守彝章鹵簿宜停易名須準舊例後綯貴累贈至太尉有文集一百卷行於時所撰憲宗哀冊文辭情典鬱爲文士所重

楚弟定字履常元和十一年進士及第累辟使府大和

九年累遷至職方員外郎宏文館直學士（李訓亂王遐休方以是日就職定往賀爲神策軍并收欲殺者屢矣已而免）檢校右散騎常侍桂州刺史桂管都防禦觀察等使卒贈禮部尚書

緒以蔭授官歷隨壽汝三郡刺史在汝州日有能政郡人請立碑頌德緒以弟綯在輔弼上言曰臣先父元和中特承恩顧弟綯官不因人出自宸衷臣伏覩詔書以臣刺汝州日粗立政勞吏民求立碑頌壽乞追罷臣任隨州日郡人乞留得上下考及轉河南少尹加金紫此名已聞於日下不必更立碑頌乞賜寢停宣宗嘉其意從之

綯字子直大和四年登進士第釋褐宏文館校書郎開成初爲左拾遺二年丁父喪服闋授本官尋改左補闕史館修撰累遷庫部戶部員外郎右司郎中會昌五年出爲湖州刺史大中二年宣宗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獨見顧而髯者奉梓宮不去果誰邪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對曰緒少風痺不勝用綯今守湖州因曰其爲人宰相器也召拜考功郎中尋知制誥其年召入充翰林學士他日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爲我舉其要綯擿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嘗三復乃已綯再拜曰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三年拜中書舍人襲封彭陽男食邑三百戶尋拜御史中丞四年轉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其年

改兵部侍郎（還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翊至皆驚）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翊以舊事帶尚書省官合先省上上日同列集於少府監時白敏中崔龜從曾爲太常博士至相位欲榮其舊署乃改集於太常禮院龜從手筆志其事於壁翊輔政十年累官至吏部尚書右僕射涼國公食邑二千戶十三年（懿宗嗣位由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再拜司空）罷相檢校司空（新書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等節度使咸通二年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三年冬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累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進食邑至三千戶

九年徐州戍兵罷勛自桂州擅還七月至浙西沿江自白沙入濁河剽奪舟船而進綯聞勛至遣使慰撫供給芻米都押衙李湘白綯曰徐兵擅還必無好意雖無詔命除討權變制在藩方非其黨來投言其數不踰二千而虛張舟航旗幟恐人見其實涉境已來心頗憂惴計其水路須出高郵縣界河岸斗峻而水深狹若出奇兵邀之俾荻船縱火於前勁兵奮擊於後敗走必矣若不於此誅鋤俟濟淮泗合徐人負怨之徒不下十萬則禍亂非細也綯性懦緩又以不奉詔命謂湘曰長淮已南他不爲暴從他過去餘非吾事也其年冬龎勛殺崔彥

曾據徐州聚衆六七萬徐無兵食乃分遣賊帥攻剽淮南諸郡滁和楚壽繼陷穀食旣盡淮南之民多爲賊所噉時兩淮郡縣多陷唯杜慆守泗州賊攻之經年不能下初詔絢爲徐州南面招討使賊攻泗州急絢令李湘將兵五千人援之賊聞湘來援遣人致書于絢辭情遜順言朝廷累有詔赦宥但抗拒者三兩人耳旦夕圖去之卽束身請命願相公保任之絢卽奏聞請賜勛節鉞仍誡李湘但戍淮口賊已招降不得立異繇是湘軍解甲安寢去警徹備日與賊軍相對歡笑交言一日賊軍乘間步騎徑入湘壘淮卒五千人皆被生縶送徐州爲

賊蒸而食之湘與監軍郭厚本爲龐勛斷手足以徇於康承訓軍時浙西杜審權發軍千人與李湘約會兵大將翟行約勇敢知名浙軍未至而湘軍敗賊乃分兵立淮南旗幟爲交鬬之狀行約軍望見急趨之千人並爲賊所縛送徐州綯既喪師朝廷以左衛大將軍徐州西南面招討使馬舉代綯爲淮南節度使十二年八月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十三年新書僖宗初以本官爲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進封趙國公食邑三千戸卒年七十八贈太尉子滈渙渢

滈少舉進士以父在內職而止及綯輔政十年滈以鄭

顯之親驕縱不法日事遊宴貨賄盈門中外爲之側目
以綯黨援方盛無敢措言及懿宗即位訟者不一故綯
罷權軸既至河中上言曰臣男滈爰自孩提便從師訓
至於詞藝頗及輩流會昌二年臣任戶部員外郎時已
令應舉至大中二年猶未成名臣自湖州刺史蒙先帝
擢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尋充學士繼叨渥澤遂忝樞衡
事體有妨因令罷舉自當廢絕一十九年每遣退藏更
令勤勵臣以祿位逾分齒髮已衰男滈年過長成未霑
一第犬馬私愛實切憫傷臣二三年來頻乞罷免每年
取得文解意待纔離中書便令赴舉昨蒙恩制寵以近

蕃伏緣已逼禮部試期便令就試至於與奪出自主司臣固不敢撓其衡柄臣初離機務合具上聞臣延英奉辭本擬面奏伏以戀恩方切陳誠至難伏冀宸慈察臣丹懇詔令就試是歲中書舍人裴坦權知貢舉登第者三十人有鄭羲者故戶部尚書瀚之孫裴宏餘故相休之子魏簹故相扶之子及滈皆名臣子弟言無實才諫議大夫崔瑄上疏論之曰令狐滈昨以父居相位權在一門求請者詭黨風趨妄動者羣邪雲集每歲貢闈登第在朝清列除官事望雖出於綯取舍全由於滈喧然成市旁若無人權動寰中勢傾天下及淘罷相作鎮之

日便令滈納卷貢闈豈可以父在樞衡獨撓文柄請下御史臺按問文解日月者綯以十二月去位而有司解牒盡十月屈朝廷取士法爲滈家事奏疏不下滈既及第釋褐長安尉集賢校理咸通二年遷右拾遺史館修撰制出左拾遺劉蛻起居郎張雲各上疏極論滈云恃父秉權恣受貨賂取李琢錢除琢安南都護遂致蠻陷交州張雲言大中十年綯以諫議大夫豆盧籍刑部郎中李鄴爲夔王已下侍讀欲立夔王爲東宮欲亂先朝子弟之序滈內倚鄭顥人誰敢言且滈在當時謂之白衣宰相滈未嘗舉進士而妄言已解使天下謂無解及第不已罔乎時綯在淮南累表自雪懿宗重傷大臣意貶雲爲興元少尹蛻

爲華陰令滈亦懼求換他官改滈詹事府司直滈爲衆所非宦不達涣渢俱登進士第涣位至中書舍人定子緘緘子澄湘澄亦以進士登第累辟使府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宏之後祖紹父幼簡官卑僧孺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依以爲生工屬文進士擢第登賢良方正制科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皇甫湜俱第一條指失政其言鯁訐不避宰相宰相怒故楊於陵鄭敬韋貫之李益等坐考非其宜皆謫去釋褐伊闕尉遷監察御史轉殿中歷禮部員外郎元和中改都官知臺雜尋換考功員外郎充集賢直學士穆宗即位以庫部郎中知制誥其年十一月改御史中丞以州府刑獄淹滯人多冤抑僧

孺條疏奏請按劾相繼中外肅然長慶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直臣賂中貴人為之申理僧孺堅執不回穆宗面喻之曰直臣事雖僭失然此人有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不才止於持祿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縛奸雄正為才多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況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上嘉其守法面賜金紫二年正月拜戶部侍郎三年三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初韓宏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財厚賂權幸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俄而父子俱卒孤孫幼小穆宗恐為厮養竊盜乃命中

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有納賂之所唯於僧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訖穆宗按簿甚悅顧左右曰吾不謬知人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敬宗卽位加中書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封奇章子邑五百戶十二月加金紫階進封郡公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寶曆中朝廷政事出於邪倖大臣朋比僧孺不奈羣小拜章求罷者數四帝曰俟予郊禮畢放卿及穆宗祔廟郊報後又拜章陳退乃於鄂州置武昌軍額以僧孺檢校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鄂岳蘄黃觀察等使江夏城風

士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板築賦菁茆以覆之吏緣為
奸蠹弊綿歲僧孺至計茆苫板築之費歲十餘萬即賦
之以塼以當苫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屬
郡沔州與鄂隔江相對虛張吏員乃奏廢之以其所管
漢陽汊川兩縣隸鄂州文宗即位就加檢校吏部尚書
凡鎮江夏五年大和三年李宗閔輔政屢薦僧孺有才
不宜居外四年正月召還守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五年
正月幽州軍亂楊志誠逐其帥李載義文宗以載義輸忠
於國遽聞失帥駭然急召宰臣謂之曰范陽之變奈何
僧孺對曰此不足煩聖慮且范陽得失不繫國家休戚

自安史已來翻覆如此前時劉總以土地歸國朝廷耗費百萬終不得范陽尺帛斗粟入于天府尋復爲梗至今日志誠亦由前載義也但因而撫之俾扞奚契丹不令入寇朝廷所賴也假以節旄必自陳力不足以逆順治之帝曰吾初不詳思卿言是也卽日命中使宣慰尋加門下侍郎宏文館大學士六年吐蕃遣使論董勃義入朝修好俄而西川節度李德裕奏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以城降德裕又上利害云若以生羌三千出戎不意燒十三橋擣戎之腹心可以得志矣上惑其事下尚書省議衆狀請如德裕之策僧孺奏曰此議非也吐蕃

疆土四面萬里失一維州無損其勢况論董勃義總還
劉元鼎未到北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
應敵次之今一朝失信戎醜得以爲詞聞贊普牧馬茹
川俯於秦隴若東襲隴坂徑走回中不三日抵咸陽橋
而發兵枝梧駭動京國事或及此雖得百維州亦何補
也上曰然遂詔西川不內維州降將僧孺素與德裕仇
怨雖議邊公體而怙德裕者以僧孺害其功謗論沸然
帝亦以爲不直其年十二月檢校左僕射兼平章事揚
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時中尉
王守澄用事多納纖人竊議時政禁中事密莫知其說

一日延英對宰相文宗曰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於此乎僧孺奏曰臣等待罪輔弼無能康濟然臣思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强家公議無壅滯雖未及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既退至中書謂同列曰吾輩爲宰相天子責成如是安可久處茲地耶旬日間三上章請退不許會德裕黨盛垂將入朝僧孺故得請上旣受左右邪說急於太平姦人伺其銳意故訓注見用數年之間幾危宗社而僧孺進退以道議者稱之開成初搢紳道喪閹寺弄權僧孺嫌處重藩求歸散地

累拜章不允凡在淮甸六年開成二年五月加檢校司空食邑二千戶判東都尚書省事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僧孺識量宏遠心居事外不以細故介懷洛都築第於歸仁里任淮南時嘉木怪石置之階廷館宇清華竹木幽邃常與詩人白居易吟詠其間無復進取之懷三年九月徵拜左僕射仍令左軍副使王元直賫告身宣賜舊例留守入朝無中使賜詔例恐僧孺退讓促令赴闕僧孺不獲已入朝屬莊恪太子初薨延英中謝語及太子乃懇陳父子君臣之義人倫大經不可輕移國本上爲之流涕是時宰輔皆僧孺僚舊未嘗造其門

上頻宣召託以足疾久之上謂楊嗣復曰僧孺稱疾不任趨朝未可即令自便四年八月復檢校司空兼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加食邑三千戶辭日賜觚散樽杓等金銀古器令中使喻之曰以卿正人賜此古器卿且少留僧孺奏曰漢南水旱之後流民待理不宜淹留再三請行方允武宗即位就加檢校司徒會昌元年漢水溢壞城郭坐不謹防下遷太子少保會昌二年李德裕用事罷僧孺兵權以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徵為太子少保累加太子少師劉稹誅而石雄軍吏得從諫與僧孺李宗閔交結狀又河南少尹呂述言僧孺聞稹誅恨歎之武宗怒黜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累貶循州長史大中初徙衡汝二州還為太子少師卒年六十九贈太子太師

贈太尉諡曰文貞新書文簡僧孺少與李宗閔同門生尤爲德裕所惡會昌中宗閔棄斥不爲生還僧孺數爲德裕掎摭欲加之罪但以僧孺貞方有素人望式瞻無以伺其隙德裕南遷所著窮愁志引里俗犢子之讖以斥僧孺又目爲太牢公其相憎恨如此僧孺二子蔚藂

蔚字大章十五應兩經舉大和九年復登進士第三府辟署爲從事入朝爲監察御史大中初爲右補闕屢陳章疏指斥時病宣宗嘉之曰牛氏子有父風差慰人意尋改司門員外郎出爲金州刺史入拜禮吏二郎中以祀事準禮天官司所掌班列有恃權越職者蔚奏正之

爲時權所忌左授國子博士分司東都踰月權臣罷免
復徵爲吏部郎中兼史館修撰遷左諫議大夫咸通中
爲給事中延英謝日面賜金紫蔚封駁無避帝嘉之踰
歲遷戶部侍郎襲封奇章侯以公事免歲中復本官歷
工禮刑三尚書咸通末檢校兵部尚書興元尹山南西
道節度使在鎭三年時中官用事急於賄賂屬徐方用
兵兩中尉諷諸藩貢奉助軍蔚盡索軍府之有三十萬
端匹隨表進納中官怒即以神策將吳行魯代還及黃
巢犯闕乃自京師奔逭避地山南拜章請老以尚書左
僕射致仕卒累贈太尉子循徽
右新書

徽咸通八年登進士第三佐諸侯府得殿中侍御史賜
緋魚入朝爲右補闕再遷吏部員外郎乾符中選曹猥
濫吏爲姦弊每歲選人四千餘員徽性貞剛特爲奏請
由是銓敘稍正能否旌別物議稱之巢賊犯京師父蔚
方病徽與其子自扶藍輿投竄山南閣路險狹盜賊縱
橫谷中遇盜擊徽破首流血被體而捉輿不輟盜苦迫
之徽拜之曰父年高疾甚不欲駭動人皆有父幸相垂
恤盜感之而止及前谷又逢前盜相告語曰此孝子也
卽同舉輿延於其家以帛封瘡饘飲奉蔚留之信宿得
達梁州故吏感恩爭來奔問時僖宗已幸成都徽至行

朝拜章乞歸侍疾已除諫議大夫不拜謂宰相杜讓能曰顥留兒循在朝以當門戶乞侍醫藥時循爲給事中丞相許之其年鍾家艱執喪梁漢旣除以中書舍人徵未赴疾作以舍人綸制之地不可曠官請授散秩改給事中從駕還京至陳倉疾甚經年方間宰相張濬爲招討使奏徽爲判官檢校左散騎常侍詔下鳳翔促令赴闕徽謂所親曰國步方艱皇居初復帑廩皆虛正賴羣臣協力同心王室而於破敗之餘圖雄霸之舉俾諸侯離心必貽後悔也以吾衰疾之年安能爲之扞難辭疾不起明年濬敗召徽爲給事中楊復恭叛歸山南李茂

貞上表請自出兵糧問罪但授臣招討使奏不待報茂貞與王行瑜軍已出疆上怒其專不時可之茂貞恃強章疏不已昭宗延英召諫官宰相議可否以邠鳳皆有中人內應不敢極言相顧辭遜上情不悅徽奏曰兩朝多難茂貞實有翼衛之功惡諸楊阻兵意在嫉惡所造次者不俟命而出師也近聞兩鎮兵入界多有殺傷陛下若不處分梁漢之民盡矣須授以使名明行約束則軍中爭不畏法帝曰此言極是乃以招討之命授之及茂貞平賊自恃寖驕多撓國政命杜讓能料兵討之徽諫曰岐是國門茂貞倔強不顧禍患萬一蹉跌挫國威

也不若漸以制之及師出復召徽謂之曰卿能斟酌時事岐軍烏合朕料必平卿以為撻在何月徽對曰臣忝侍從諫諍之列所言軍國據理陳聞如破賊之期在陛下考蓍龜責將帥非臣之職也而王師果衂大臣被害徽尋改中書舍人歲中遷刑部侍郎封奇章男崔胤連結汴州惡徽言事改散騎常侍不拜換太子賓客天復初賊臣用事朝政不綱拜章請罷詔以刑部尚書致仕乃歸樊川別墅病卒贈吏部尚書

蘩字表齡開成二年登進士第出佐使府歷踐臺省任補闕數言事會宰相請廣諫員宣宗曰諫臣惟能舉職為可奚用衆邪今張符趙璘牛蘩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

矣以司勳員外郎爲睦州刺史帝勞曰卿非得怨宰相乎對曰陛下比詔不由刺史縣令不任近臣宰相以是擢臣非嫌也帝即賜金紫謝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即賜紫爲越等乃賜銀緋乾符中位至劍南西川節度使時蠻犯邊抵大渡進略黎雅叩邛崍關謾書求入朝且曰假道叢因其使四十八釋二人還之蠻懼即引去黃巢之亂從幸西川拜太常卿以病求爲巴州刺史不許駕還拜吏部尚書襄王之亂避地太原卒子嶠位至尚書郎

蕭俛字思謙曾祖太師徐國公嵩開元中宰相祖華襲徐國公肅宗朝宰相父恒贈吏部尚書皆自有傳俛貞元七年進士擢第元和初復登賢良方正制科拜右拾遺遷右補闕元和六年召充翰林學士七年轉司封員

外郎九年改駕部郎中知制誥內職如故坐與張仲方
善仲方駁李吉甫謚議言用兵徵發之弊由吉甫而生
憲宗怒貶仲方俛亦罷學士左授太僕少卿十三年皇
甫鎛用事言於憲宗拜俛御史中丞俛與鎛及令狐楚
同年登進士第明年鎛援楚作相二人雙薦俛於上自
是顧眄日隆進階朝議郎飛騎尉襲徐國公賜緋魚袋
穆宗即位之月議命宰相令狐楚援之拜中書侍郎平
章事仍賜金紫之服八月轉門下侍郎十月吐蕃寇涇
原命中使以禁軍援之穆宗謂宰臣曰用兵有必勝之
法乎俛對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主不得已而用之

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務招懷不爲掩襲古之用兵不斬祀不殺厲不擒二毛不犯田稼安人禁暴師之上也如救之甚於水火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此必勝之道也如或縱肆小忿輕動干戈使敵人怨結師出無名非惟不勝乃自危之道也固宜深愼帝然之時令狐楚左遷西川節度使王播廣以貨幣賂中人權幸求爲宰相而宰相段文昌復左右之俛性嫉惡延英面言播之纖邪納賄喧於中外不可以汙台司事已垂成帝不之省俛三上章求罷相任長慶元年正月守左僕射進封徐國公罷知政事用播爲鹽鐵使後卒相俛居相位孜孜正道

重慎名器每除一官常慮乖當故鮮有簡拔而涉刻深
然志嫉奸邪脫屣重位時論稱之穆宗乘章武恢復之
餘郎位之始兩河廓定四鄙無虞而俛與段文昌屢獻
太平之策以爲兵以靜亂時已治矣不宜黷武勸穆宗
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頓去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
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謂之消兵帝既荒縱不能
深料遂詔天下如其策而行之而藩籍之卒合而爲盜
伏於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湊復亂河朔一呼而逃卒
皆至朝廷方徵兵諸藩籍既不充尋行招募烏合之徒
動爲賊敗由是復失河朔蓋消兵之失也俛性介獨持

法守正以巳輔政日淺超擢太緊三上章懇辭僕射不拜詔曰蕭俛以勤事國以疾退身本末初終不失其道旣罷樞務俾居端揆朕欲加恩超等復吾前言而繼有讓章至於三四敦諭頗切陳乞彌堅成爾謙光移之選部可吏部尚書俛又以選曹簿書煩雜非攝生之道乞換散秩其年十月改兵部尚書二年以疾表求分司不許三月改太子少保尋授同州刺史寶麻二年復以少保分司東都文宗卽位授檢校左僕射守太子少師俛稱疾篤不任赴闕乞罷所授官詔曰新除太子少師蕭俛代炳台耀躬茂天爵文可以經緯邦俗行可以感動

神祇夷澹粹和精深敏直進退由道周旋令名近以師傅之崇疇于舊德俾從優逸冀保養頤而抗疏懇辭勇退知止嘗亦敦諭確乎難拔遂茲牢讓以厚時風可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致仕倪趣尚簡潔不以聲利自污在相位時穆宗詔撰故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眞神道碑對曰臣器褊狹此不能強王承宗先朝阻命事無可觀如臣秉筆不能溢美或撰進之後例行貺遺臣若公然阻絕則違陛下撫納之宜俛俛受之則非微臣平生之志臣不願爲之秉筆帝嘉而免之俛家行尤孝母韋氏賢明有禮理家甚嚴俛雖爲宰相侍母左右不

巽褐衣時丁母喪毀瘠踰制免喪文宗徵詔懇以疾辭
旣致仕于家以洛都官屬賓友避歲時請謁之煩乃歸
濟源別墅逍遙山野嘯詠窮年八年以莊恪太子在東
宮上欲以耆德輔導復以少師徵之俛令弟傑奉表京
師復納制書堅辭痼疾詔曰不待年而求謝於理身之
道則至矣其如朝廷之望何朕以肇建元良精求師傅
遐想漢朝故事元成石慶當時重德咸歷此官吾以元
子幼沖切於師訓欲以賴汝發明古今蹇忠孝之規日
聞于耳特遣左右至於林園而卿高蹈翛然屏絕趨進
復遣令弟還吾詔書天爵自優冥鴻方遠不轉之志其

堅若山循省來章致煩爲愧終以呂尚之秩遂其疏廣之心勵俗激貪所補多矣有益於政寄聲以聞亦有望於舊臣矣可太子太傅致仕開成二年俛弟倣授楚州刺史辭日文宗謂倣曰蕭俛先朝名相觔力未衰可一來京國朕賜俛詔書疋帛卿便賫至濟源道吾此意詔曰卿道冠時髦業高儒行著作礪濟川之効致君宏匡國之規留芳巖廊逸老林壑累降褒詔亟加崇秩而志不可奪情見乎辭鴻飛入冥吟想增歎今賜絹三百疋便令蕭倣宣示俛竟不起卒

傑字豪士元和十二年登進士第累官侍御史遷主客

員外郎大和九年十月鄭注爲鳳翔節度使愼選參佐李訓以傑檢校工部郎中充鳳翔隴觀察判官其年十一月鄭注誅傑爲鳳翔監軍使所害

傚以蔭授官大和中累遷至河南少尹九年五月拜諫議大夫開成二年出爲楚州刺史四年三月遷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都團練觀察使會昌中入爲左散騎常侍遷檢校刑部尚書華州刺史潼關防禦等使大中初坐在華州時斷獄不法授太子賓客分司四年檢校戶部尚書兖州刺史兖沂海節度使復入爲太子賓客大中十二年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卒傚從父弟傚

倣字思道文悟恒之弟也悟仕至大理司直倣大和元年登進士第大中朝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宣宗力治書直言嘗以李璲爲嶺南節度使使使者已賜節而倣封還詔書帝方作樂不暇命使遣優工趣出追之未及璲所而還後以封駁謨法嘗罰侍講學士孔溫裕日給事中駮奏爲朝廷論得失與有司奏事不類不應罰詔可令狐綯用李璲經畧安南璲以暴沓免俄起爲壽州團練使倣劾奏璲無所回時推其直咸通初遷左散騎常侍懿宗怠臨朝政僻於奉佛內結道場聚僧念誦又數幸諸寺施與過當倣上疏論之曰臣聞元祖之道由慈儉爲先而素王之風以仁義爲首相沿百代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宮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絕塵中非爲

帝王之所能慕也昔貞觀中高宗在東宮以長孫皇后疾亟嘗上言曰欲請度僧以資福事后曰爲善有徵吾未爲惡善或無報求福非宜且佛者異方之教所可存而勿論豈以一女子而紊王道乎故謚爲文德且母后之論尚能如斯哲王之謨安可反是伏覩陛下留神天竺屬意桑門內設道場中開講會或手錄梵筴或口揚佛音雖時啓於延英從容四輔慮稍稀於聽政廢失萬幾居安思危不可忽也夫從容者君也必疇咨於臣盡忠匡救外逆其耳內沃其心陳皋陶之謨述仲虺之誥發揮王道恢益帝圖非賜對之閒徒侍坐而已夫廢失

者上拒其諫下希其旨言則狎玩意在順從漢重神仙東方朔著十洲之記梁崇佛法劉孝儀詠七覺之詩致祠禱無休講誦不已以至大空海內中輟江東以此言之是屡失也然佛者當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漢晉已來互興寶剎姚石之際亦有高僧或問以苦空究其不滅止聞有性多曰忘言執著貪緣非其旨也必乞陛下力求民瘼虔奉宗祧思繆賞與濫刑其殃立至依勝殘而去殺得福甚多幸罷講筵頻親政事昔年韓愈已得罪於憲宗今日微臣固甘心於退徽疏奏帝甚嘉之四年本官權知貢舉遷禮部侍郎轉戶部以檢校工部尚

書出爲滑州刺史充義成軍節度鄭滑潁觀察處置等使在鎮四年滑臨黃河頻年水潦河流泛溢壞西北堤儆奏移河四里兩旬畢功畫圖以進懿宗嘉之就加刑部尚書入爲兵部尚書判度支轉吏部尚書遷序平允咸通末復爲兵部尚書判度支尋以本官同平章事累遷中書門下二侍郎兼戶部兵部尚書遷左右僕射改司空宏文館大學士蘭陵郡開國侯俄而盜起河南內官握兵王室濁亂儆氣勁論直同列忌之罷知政事出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新書僖宗紀乾符二年五月書儆罷本傳無罷相文則是儆罷于位矣其拜嶺南節度使則在宣宗時自集賢學士出鎮皆與舊書不合然儆子廩傳云乾符中以父鎮

傚性公廉南海雖富珍奇月俸（南海免官侍行則其非大中時明矣新書誤）之外不入其門家人疾病醫工治藥須烏梅左右於公厨取之傚知而命還促買於市遇亂不至京師而卒

子廩（字富侯）咸通三年進士擢第累遷尚書郎乾符中以父出鎮南海免官侍行（廣明初以諫議大夫知制誥請厲止夜行以備賊諜出太倉粟賤估以濟貧民）中和中徵爲中書舍人再遷京兆尹（田令孜養子有罪亡擊捕吏繫獄請救踵門廩不納杖殺之內外畏讋令孜拒黃巢以廩爲糧料使辭疾貶賀州司戶參軍）僖宗再幸山南廩以疾不能從襄王僭竊廩宗人遣受僞署廩懼自洛避地河朔鎮冀節度使王鎔館之於深州光化三年（以給事中召不至）卒廩貞退寡合緯有家法初從父

南海地多榖紙倣敕子弟繕寫鈌落文史稟白曰家書鈌者誠宜補葺然此去京師水陸萬里不可露賫當須篋笥人觀兼乘謂是貨財古人薏苡之嫌得爲深誡倣曰吾不之思也故濁亂之際克保令名子頎亦登進士第後官位顯達

李石字中玉隴西人（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祖堅父朋（新書宗室表名鵬）石元和十三年進士擢第從涼國公李聽歷四鎮從事石機辯有方略尤精吏術藩府稱之自聽征伐常司留使務事無不辦大和三年爲鄭滑行軍司馬時聽握兵河北令石入朝奏事占對明辯文宗目而嘉之府罷入

爲工部郎中判鹽鐵案五年改刑部郎中由兵部郎中
令狐楚請爲工部節度副使七年拜給事中九年七月
權知京兆尹事十月遷戶部侍郎判度支事文宗自德
裕宗閔朋黨相傾大和七年已後宿素大臣疑而不用
意在擢用新進孤立庶幾無黨以革前弊故賈餗舒元
輿驟階大用及訓注伏誅欲用令狐楚尋而中輟石自
朝議郎加朝議大夫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石器
度豁如當官不撓自京師變亂之後宦者氣盛陵轢南
司延英議事中貴語必引訓以折文臣石與鄭覃嘗謂
之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而訓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

臣等不能對其勢稍抑縉紳賴之
他日紫宸殿宰相進
及陛帝喟而歎石進
日陛下之歎臣固未喻敢問所從帝曰朕歎治之難也
且朕郎位十年不能得治本故前歲有疾今茲寢擾皆
自取之夫託億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得久無
事乎石曰陛下罪已當矣然責治太早雖十年孜孜養
德適成爾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且人之氣志雖賢
聖猶有優劣故仲尼稱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陛下春
秋少非起人閒也而知人情偽今自視何如卽位時帝
日有閒矣石日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往行然後成
治功陛下積十年盛德日新然向所以疾戾震驚者天
其固陛下之志乎誠務修將來之政視太宗致昇乎之
期猶不為晚帝曰行之得至乎石曰今四海夷一唯登
拔才良使大小各任其職愛人節用國有餘力下不加
賦太平之術也又問奈何致太平之難鄭覃曰欲天下
治奠若恤人石卽贊曰恤之得術尚何太平之難陛下
節用度去冗食簿最不得指其姦則百司治百司治天
下安矣帝戚然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卽氣拂
吾膺石曰治道本於上而下罔敢不率帝曰不然張元
昌為左街副使而用金唾壺比坐事誅之吾聞禁中有

金鳥錦袍二昔元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時時有之石曰毛玠以淸德爲魏尚書而人不敢鮮衣美食況天子獨不可爲法乎是時踰月人情不安帝謂侍臣曰如聞人心尙未安帖比日何如石對曰比日苦寒蓋刑殺太過致此陰沴昨聞鄭注到鳳翔招募士卒不至捕索誅夷不已臣恐邊上聞之乘此生事宜降詔安喻其心從之江西湖南兩道觀察使以新經訓注之亂吏卒多死進官健衣糧一百二十分充宰相募召從人石奏曰宰相上弼聖政下理羣司若忠正無私宗社所祐縱逢盜賊兵不能傷若事涉隱欺心懷矯妄雖有防衛鬼得而誅臣等願推赤心以荅聖獎孟軻知非臧氏孔子不畏匡

人其兩道所進衣糧並望停寢依從前制置祗以金吾手力引從可之帝又曰宰相之任在選賢任能石曰臣與鄭覃常以此事爲切但以人各有求苟遂所欲則美譽至稍不如意則謗議生只宜各委所司薦用臣等擇可授之則物議息矣帝嘗顧鄭覃曰覃老矣當無妄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文宣主也帝曰渠敢望是石欲强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問而覃之對臣皆以爲非顏回匹夫耳自比於舜陛下有四海春秋富當觀得失於前日引月長以齊堯舜奈何比文宣而猶自以爲不及惟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其年十二月中使田全操劉行深巡邊迴走馬入金光門從者訛言兵至百官朝退倉惶駭散有不及束帶韈而乘者市人叫譟塵坌四起二相在中書人

吏稍散鄭覃曰耳目頗異且宜出去石曰事勢不可抑
但宜堅坐鎮之冀將寧息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必
若繼亂走亦何逃任重官崇人心所屬不可忽也石視
簿書沛然自若京城無賴之徒皆戎服兵仗北望闕門
以俟變內使連催閉皇城門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其
徒立望仙門下謂中使曰假如有賊閉門不晚請徐觀
其變無宜自弱晡晚方定是日苟非石之鎮靜君賞之
禦侮幾將亂矣開成元年改元大赦石等商量節文放
京畿一年租稅及正至端午進奉並停三年其錢代充
百姓紐配錢諸道除藥物口味茶果外不得進獻諸司

宣索製造並停三年赦後紫宸宣對鄭覃曰陛下改元御殿全放京畿一年租稅又停天下節鎮進奉恩澤所該實當要切近年赦令皆不及此上曰朕務行其實不欲崇長空文石對曰赦書須內置一本陛下時省覽之十道黜陟使發日付與公事根本令與長吏詳擇施行方盡利害之要石以從前德音雖降人君不能守姦吏從而違之故有內置之奏以諷之尋加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領鹽鐵轉運使上御紫宸論政曰爲國之道致治甚難石對曰朝廷法令行則易臣聞文王陟降在上陛下推赤誠上達于天何憂不治上又曰治亂由人

邪正由時運耶鄭覃對曰由聖帝由忠臣是由人也石曰亦由時運九廟聖靈鍾德於陛下時也陛下行巳之道則是由人而前代帝王甚有德者當亂離無奈何之際又安得不推運耶帝曰卿言是也石又奏咸陽令韓遼請開興成渠舊漕在咸陽縣西十八里東達永豐倉自秦漢巳來疏鑿其後堙廢昨遼計度用功不多此漕若成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內無車輓之勤則轅下牛盡得歸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王涯巳前巳曾陳奏實秦中之利但恐徵役今非其時上曰莫有陰陽拘忌否苟利於人朕無所慮也帝嘗曰朕觀晉君臣以夷曠致傾覆當時卿大夫過邪石

日然古詩有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苦夜長闇時多也何不秉燭遊勸之照也臣願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照不惑則安人强國其庶乎又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貳仕進之塗塞奏請輒報罷東省閑闕累月南臺惟一御史故兩河諸侯競引豪英士之喜利者多趨之用爲謀主故藩鎭日横天子爲旰食元和間進用日廣陛下嗣位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彼疆宇甲兵如故而低摧順屈者士不之助也帝曰天下之勢猶持衡然此首重則彼尾輕矣其爲我博選士朕且用之

石辭領使務八月罷鹽鐵轉運使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益坐贓繫臺石奏曰臣以韓益曉錢穀錄用之不謂貪猥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有過曲爲蔽之不欲人彈劾此大謬也但知能則舉舉不失職則獎之自然易得

其人何必容隱三年正月五日石自親仁里將曙入朝盜發於故郭尚父宅引弓追及矢纔破膚馬逸而廻盜已伏坊門揮刀斫石斷馬尾竟以馬逸得還私第上聞之駭愕遣中使撫問賜金瘡藥因差六軍兵士三十人衛從宰相是日京師大恐常參官入朝者九人而已旬日方安石拜章辭位者三乃加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李訓之亂人情危迫天子起石於常寮之中付以衡柄石以身狥國不顧患難振舉朝綱國威再復而中官仇士良切齒惡之而伏戎加害天子深知其故畏偪而不能理乃至罷免及石

赴鎮賜宴之儀並闕人士傷之恥君子之道消也石至鎮表讓中書侍郎乃加檢校兵部尚書兼平章事武宗即位就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會昌三年十月加檢校司空平章事隴西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時澤潞劉稹阻兵以石嘗爲太原副使諳練北門軍政故代劉沔鎮之初沔以兵三千人戍橫水王師之討澤潞也王逢軍於榆社詐兵少請益之詔石以太原之卒赴榆社石乃割橫水戍卒一千五百人令別將楊弁率之以赴王逢舊例發軍人給二縑石以支計不足量減一疋軍人聚怨又將及歲除促

令上路衆僉不悅楊弁乘其釁謀亂出言激動軍人四年正月軍亂逐石朝廷乃以晉絳觀察使崔元式代還詔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五年檢校司徒新書檢校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畿汝都防禦使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

石弟福字能之大和七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楊嗣復領劍南辟幕府崔鄲輔政兼集賢殿大學士引爲校理調藍田尉石爲宰相自薦弟於延英言福才堪理人授監察御史累遷尚書郎由戶部郎中出爲商鄭汝潁四州刺史進諫議大夫大中時党項羌震擾議者以將臣貪牟虐虜怨議擇儒臣治邊仍授福夏綏銀節度使宣宗臨軒諭遣福以善政聞徙鎮鄭滑檢校工部尚

書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義成軍節度鄭滑潁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再遷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爲宣武節度使累遷刑部戶部尚書會蠻侵蜀詔福持節宣撫即拜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蠻戰敗績貶蘄王傅分司東都乾符初以檢校右僕射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山南東道節度四年草賊王仙芝之徒黨數萬寇掠山南福團練鄉兵屯集要路賊不敢犯其秋賊陷岳鄂饒信等州十二月逼江陵節度使楊知溫求援於福福即自率州兵及沙陀五百騎赴援時賊已陷江陵之郛聞福兵至乃退去僖宗嘉之就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歸朝終於太子太傅

史臣曰彭陽奇章起徒步而昇台鼎觀其人文彪炳潤色邦典射策命中橫絕一時誠俊賢也而峩冠曳組論道於皐夔之伍孰曰不然如能蹈道匪躬中立無黨則其善盡矣蕭太師貞獨嫉惡不爲利回不以夷惠儗之俾之經綸則其道至矣開成之始帝道方淪石於此時欲振頽緒幾嬰戕賊可爲咄嗟多僻之時止堪太息

贊曰喬松孤立蘿蔦夤緣柔附淩雲豈曰能賢嗚呼楚孺道喪曲全蕭李相才致之外篇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三

[illegible]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四　　列傳百四

鄭覃 父珣瑜舊書本傳闕從新書增子裔綽 弟朗

陳夷行　李紳 吳汝納 汝納叔父武陵從新書增

李回　李珏

李固言

鄭覃故相珣瑜之子 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少孤值天寶亂退耕陸渾山以養母不干州里轉運使劉晏奏補寧陵宋城尉山南節度使張獻誠表南鄭丞皆謝不應大曆中以諷諫主文科高第授大理評事調陽翟丞以拔萃爲萬年尉崔祐甫爲相擢左補闕出爲涇原帥府判官入拜侍御史刑部員外郎以母喪解訖喪遷吏部貞元初詔擇十省郎治畿赤珣瑜檢校本官兼奉先令明年進饒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再遷吏部侍郎爲河南尹未入境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視事且內費珣瑜徐曰未到官

而違事獻禮歟不聽性嚴重少言未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既至河南清靜惠下賤欽貴發以便民方是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饋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知儲運勞凡送迎救使皆有常處吏密識其馬進退不數步差也全義與監軍別檄有所取非部約者珣瑜輒捶壁不酬至軍罷凡數百封有諫者日軍須期會為急公可不報珣瑜曰武士統戎多侍以取求苟以為罪尹宜坐之終不為萬人產於也故下無經藩時謂治河南北張延賞而重厚賂正過之復以吏部侍郎召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實為京兆尹剝下務進奉珣瑜顯詰曰留府稱帛入有素餘者應內度支今進奉乃出何色耶具以對州實方宰依進以免順宗立郎遷吏部尚書王叔文起州吏為翰林學士驗鐵副使內交奄人擢撓政機韋執誼為宰相杜外奉行叔文一日至中書見執誼直吏白方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叔文恚叱吏吏走入白執誼起就閤與叔文語珣瑜與杜佑高郢輟饔以待頃之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嘆曰吾可復若此乎命左右取馬歸卧家不出七日罷為吏部尚書亦會有疾數月卒年六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徐復謚文獻兵部侍郎李巽言文者

經天緯地用二謚非春秋之正請更議復謂二謚周漢以來有之威烈愼靜周也文終文成漢也況珣瑜名臣二謚不嫌弨曰謚一正也堯舜是也二謚非古也法所不載詔從復議以父蔭補宏文校理歷拾遺補闕考功員外郎刑部郎中元和十四年二月遷諫議大夫憲宗用內官五人爲京西北和糴使覃上疏論罷穆宗不恤政事喜遊宴卽位之始吐蕃寇邊覃與同職崔元亮新書崔郾等廷奏曰陛下卽位已來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蕃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備諫官不勝憂惕伏願稍減遊縱留心政道伏聞陛下晨夜昵狎倡優近習之徒賞賜太厚凡金銀貨幣皆出自生靈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霑賜與縱內

藏有餘亦乞用之有節如邊上警急即支用無闕免令
有司重斂百姓實天下幸甚帝初不悅其言顧宰相蕭
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也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
失臣下盡規忠也乃謂覃曰閤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
有事面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久無閤中奏事覃等抗
論人皆相賀鎮冀節度使王承宗死其弟承元聽朝旨
移授鄭滑節度鎮之三軍留承元以難不能赴鎮承元
乞重臣宣諭乃以覃爲宣諭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初
鎮卒辭語不遜覃至宣詔諭以大義軍人釋然聽命長
慶元年十一月轉給事中四年遷御史中丞十一月權

知工部侍郎寶曆元年拜京兆尹文宗即位改左散騎
常侍三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四年四月拜工部
侍郎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從容奏曰經
籍訛謬博士相沿難爲改正請召宿儒奧學校定六籍
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五
年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宗閔以覃與李德裕相善薄之
時德裕自浙西入朝復爲閔孺所排出鎭蜀川宗閔惡
覃禁中言事奏爲工部尚書罷侍講學士文宗好經義
心頗思之六年二月復召爲侍講學士七年春德裕作
相五月以覃爲御史大夫文宗嘗於延英謂宰相曰殷

侑通經學爲人頗似鄭覃宗閔曰覃侑誠有經學於議論不足聽覽李德裕對曰殷鄭之言他人不欲聞唯陛下切欲聞之覃嘗嫉人朋黨爲宗閔所薄故也八年遷戶部尚書其年德裕能相宗閔復知政與李訓鄭注同排斥李德裕李紳二人貶黜覃亦左授祕書監九年六月楊虞卿李宗閔得罪長流復以覃爲刑部尚書十月遷尚書右僕射兼判國子祭酒訓注伏誅召覃入禁中草制敕明日以本官同平章事封滎陽郡公食邑二千戶覃雖精經義不能爲文嫉進士浮華開成初奏禮部貢院宜罷進士科初紫宸對上語及選士覃曰南北朝

多用文華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辭帝曰進士及第人已曾爲州縣官者方鎮奏署即可之餘即否覃曰此科率多輕薄不必盡用帝曰輕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獨在進士此科置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覃曰亦不可過有崇樹帝嘗謂宰臣曰百司弛慢要重條舉因指前香爐曰此爐始亦華好用之既久乃無光彩若不加飾何由復初覃對曰不變風俗當考實效自三十年已來多不務實取於顏情如嵇阮之流不攝職事李石云此本因治平人人無事安逸所致今之人俗亦慕王夷甫恥不能及之上曰卿等輔朕在振舉法度而已

時太學勒石經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温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加門下侍郎宏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嘗於延英論古今詩句工拙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也降此五言七言辭非雅正不足帝王賞詠夫詩之雅頌皆下刺上所爲非上化下而作王者採詩以考風俗得失仲尼刪定以爲世規近代陳後主隋煬帝皆能章句不知王者大端終有季年之失章句小道願陛下不取也帝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豈當時屈人耶昔漢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多失實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下終究盛

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覃曰陛下樂觀書然要義不過一二陛下所道是矣宜寢饋以之覃以宰相兼判國子祭酒奏太學置五經博士各一人緣無職田請依王府官例賜祿粟從之又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其年李固言復為宰相固言與李宗閔楊嗣復善覃憎之因起居郎闕固言奏曰周敬復崔球張次宗等三人皆堪此任覃曰崔球遊宗閔之門且赤墀下秉筆為千古法不可朋黨如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纖芥異論乃止三年楊嗣復自西川入拜平章事與覃尤相矛盾加之以固言李珏入對之際是非蜂起二月覃進位太子太師文宗以旱放繫囚出宮人劉好奴等五

百餘人送兩街寺觀任歸親戚紫宸對李珏曰陛下放宮女數多德邁千古漢制八月選人晉武平吳亦多採擇仲尼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今陛下以爲無益放之微臣敢賀覃曰晉武帝以採擇之失中原化爲左衽陛下以爲殷鑒放去攸宜其年十二月三上章求罷詔落太子太師餘如故仍三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四年五月罷相守左僕射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欲援爲宰相固以足疾不任朝謁會昌二年守司徒新書司空致仕卒子裔綽以蔭授渭南尉直宏文館累遷諫議大夫宣宗初劉潼由鄭州刺史授桂管觀察使裔綽固爭適被責未久不宜付廉察帝已遣使者頒詔追罷之遷給事中楊漢公爲荆南節度

使坐貪沓貶祕書監尋拜同州刺史裔綽與鄭公輿封還遂制書帝自郎位諫臣規正無不納至是有爲漢公地者遂終不易會賜宴禁中天子擊毬至門下官謂二人曰近論漢公事類朋黨者裔綽曰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爲人子孫當愼所付且漢公墨沒敗官奈何以重地私之帝變色翼日貶商州刺史時猶衣緋因詔賜緋魚後由祕書監遷浙東觀察使太子少保覃少清苦貞退不造次與人款狎位至相國所居未嘗增飾饑庇風雨家無媵妾人皆仰其素風女孫適崔皐官裁九品衛佐帝重其不婚權家覃之侍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再三爲天子言故終相爲相然嫉惡太過多所不容衆憚而惡之覃弟朗濟

朗字有融始辟柳公綽山南幕府長慶元年登進士甲科始朗舉進士有相者言君當貴然不可以科第進俄而有司擢朗第一者既又覆實被放相者賀曰安之已而果相再遷右拾遺開成中爲起居郎初大和末風俗稍奢文宗恭

勤節儉冀革其風宰臣等言曰陛下節儉省用風俗已移長裾大袂漸以減損若更令戚屬絕其侈靡不慮下不從教帝曰此事亦難戶曉但去其泰甚自以儉德化之朕聞前時內庫唯二錦袍飾以金烏一袍元宗幸溫湯御之一即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如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左衛副使張元昌便用金唾壺昨因李訓已誅之矣時鄭朗執筆螭頭下宰臣退上謂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錄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名爲史伏準故事帝王不可取觀昔太宗欲覽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云史官所述不隱善惡或主非上智

飾非護失見之則致怨所以義不可觀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曰適來所記無可否臧見亦何爽乃宣謂宰臣曰鄭朗引故事不欲朕見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惡必書朕恐平常閑話不關理體垂諸將來竊以爲耻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誡醜言朗遂進之朗轉考功郎中四年遷諫議大夫爲侍講學士會昌初爲給事中出爲華州刺史入爲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判本司事爲鄂岳浙西觀察使大中朝出爲定州刺史義武軍節度易定觀察北平軍等使尋遷檢校戶部尚

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亳汴穎觀察等使入爲工部尚書判度支遷御史大夫改禮部新書工部尚書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中人李敬寔排朗騶導驅去朗以聞宣宗詰敬寔自言供奉官不避道帝曰傳我命則絕道行可也而私出不避宰相邪郎斥敬寔右拾遺鄭言者故在幕府朗以諫臣與輔相爭得失不論則廢職奏徙他官大中十年以疾辭位進加檢校右僕射守太子少師十一年十月卒詔曰故通議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朗植操端方禀氣莊重藹若瑞玉濬如澄川智略合乎蓍龜誠信服于僚友自膺寵寄頗負全才竭匪躬于諫垣彰盡瘁于瑣闥載踐方岳亟登師

壇觀風推惠愛之心訓士得撫循之術政溢閭聽念玆徵還位冠冬卿職重邦計經費有節財用不虧緊彼休功明我推擇爰嘉峭峻俾總紀綱公望益隆典彝具舉式諧注意且沃深衷俄參化源以提政柄三事仰清廉之節百度見損益之能近煦和風遠浹膏雨方俟坐鎮雅俗表率庶官頤養或乖腠理生疾屢陳章疏乞遂退閑既堅乃誠式允其請每圖懿積唯冀有瘳何竟至於彌留而遽聞於捐代閱奏興悼臨軒載懷將輟視朝之儀兼列上公之秩慰茲幽壤期爾有知可贈司空潛字無悶亦登進士第

陳夷行字周道潁川人其先江左諸陳也祖忠父邑新書宰相世系表名邕夷行元和七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寶曆末由侍御史改虞部員外郎皆分務東都大和三年入爲起居郎史館修撰預修憲宗實錄四年獻上轉司封員外郎五年遷吏部郎中四月召充翰林學士八年兼充皇太子侍讀詔五日一度入長生院侍太子講經上召對面賜緋衣牙笏遷諫議大夫知制誥餘職如故九年八月改太常少卿知制誥學士侍講如故數遷至工部侍郎開成二年四月以本官同平章事三年楊嗣復李珏繼入輔政夷行介特素惡其所爲每上前議政語侵嗣復遂至往復

性不能堪上表稱足疾辭位不許詔中使就第宣勞七月以王彦威爲忠武節度使史孝章爲邠寧節度使皆嗣復擬議因延英對上問夷行曰昨除二鎭當否夷行對曰但出自聖心卽當楊嗣復曰若出自聖心當卽人情皆愜如事或過當臣下安得無言帝曰誠如此朕固無私也夷行曰自三數年來姦臣竊權陛下不可倒持太阿授人鐏柄嗣復曰齊桓用管仲於讐虜豈有太阿之慮乎上不悅仙韶院樂官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當衙論曰伶人自有本色官不合授之清秩鄭覃曰此小事何足當衙論列王府率是六品雜官謂之

淸秩與洵直得否此近名也嗣復曰嘗問洵直幽今當衙論一樂官幽則有之亦不足怪夷行曰諫官當衙祗合論宰相得失不合論樂官然業已陳論須與處置今後樂人每七八年與轉一官不然則加手力課三數人帝曰別與一官乃授光州長史賜洵直絹百疋夷行尋轉門下侍郎上紫宸議政因曰天寶中政事實不甚佳當時姚宋在否李珏曰姚亡而宋罷珏因言人君明哲終始尤難元宗嘗云自卽位已來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林甫陷害破人家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不可移權與人嗣復曰夷行之言容易且太宗用房元齡十六年

魏徵十五年何嘗失道臣以爲用房魏多時不爲不理用邪佞一日便足夷行之言皆指嗣復專權文宗用郭𨓜爲坊州刺史右拾遺宋邧論列以爲不可旣而𨓜坐贓帝謂宰相曰宋邧論事可嘉邧授官來幾時嗣復曰去年因曰諫官論事陛下但記其姓名稍加優奬如不當亦須令知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本職若論一事卽加一官則官何由得不免有情帝曰情固不免理乎之時亦不可免上竟以夷行議論太過恩禮漸薄尋罷知政事守吏部尚書四年九月檢校禮部尚書出爲華州刺史五年武宗卽位李德裕秉政七月自華召入復爲

中書侍郎新書門下侍郎平章事進位尚書左僕射與行與崔珙俱拜乃奏僕射始視事受四品官拜無著令比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為僕射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羣官羣官先拜而後答以無二上也僕射與四品官並列朝廷不容獨優前日鄭餘慶著僕射上儀謂隔品官無亢禮時竇易直任御史中丞議不可及易直自為僕射乃忘前議當時鄙厭之臣等不願以失禮速謗於時且開元元年以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敕所司約三公上儀著定令詔可始累朝紛議不決至夷行遂定以足疾乞身罷為太子太保會昌三年十二月紀入月檢校司空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卒贈司

從弟元錫夷寶皆進士擢第元錫又制策登科

李紳字公垂潤州無錫人本山東著姓高祖敬元新書敬元曾孫當從新書則天朝中書令封趙國文憲公自有傳祖守一

成都郫縣令父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因家無錫紳六歲而孤母盧氏教以經義紳形狀眇小而精悍能為歌詩鄉賦之年諷誦多在人口時號短李蘇州刺史韋夏卿數稱之葬母有烏銜芝墜輀車元和初登進士第釋褐國子助教非其好也東歸金陵觀察使李錡愛其才辟為從事紳以錡所為專恣不受其書幣錡怒將殺紳遁而獲免錡誅朝廷嘉之李錡愛其才辟掌書記錡寖不法賓客莫敢言紳數諫不入欲去不許會使者召錡稱疾留後王澹為具行錡怒陰教士臠食之即脇使者為衆奏天子幸得留錡召紳作疏坐錡前紳陽怖栗至不能為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邪對曰生未嘗見金革今得死為幸即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即囚紳獄中錡誅乃免或欲以聞謝曰本激于義非市名也乃止久之

從辟山南觀察府召拜右拾遺歲餘穆宗召爲翰林學士與李
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情意相善尋轉右補闕
長慶元年三月改司勳員外郎知制誥二年二月超拜
中書舍人內職如故俄而稹作相尋爲李逢吉教人告
稹陰事稹罷相出爲同州刺史時德裕與牛僧孺俱有
相望德裕恩顧稍深逢吉欲用僧孺懼紳與德裕沮於
禁中二年九月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乃用僧孺爲平
章事以紳爲御史中丞冀離內職易掎摭而逐之乃以
吏部侍郎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臺參知紳剛
褊必與韓愈忿爭制出紳果移牒往來論臺府事體而

愈復性訐言辭不遜大喧物論由是兩罷之愈改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天子待紳素厚不悟逢吉之嫁禍爲其心希外任乃令中使就第宣勞賜之玉帶紳對中使泣訴其事言爲逢吉所排戀闕之情無已及中謝日面自陳訴帝方省悟乃改授戶部侍郎中尉王守澄用事逢吉令門生故吏結託守澄爲援以傾紳晝夜計畫會紳族子虞文學知名隱居華陽自言不樂仕進時來京師省紳虞與從伯耆進士程昔範皆依紳及耆拜左拾遺虞在華陽寓書與耆求薦書悞達於紳紳以其進退二三以書誚之虞大怨望及來京師盡以紳嘗所

嚮詐言逢吉姦邪附會之語告逢吉逢吉大怒問計于門人張又新李續之咸曰搢紳皆自惜毛羽孰肯爲相公搏擊須得非常奇士出死力者有前鄧州司倉劉栖楚者嘗爲吏鎮州王承宗以事繩之栖楚以首觸地固爭而承宗竟不能奪其果銳如此若相公取之爲諫官令伺紳之失一旦於上前暴揚其過恩寵必替事苟不行過在栖楚亦不足惜也逢吉乃用李虞程昔範劉栖楚皆擢爲拾遺以伺紳隙俄而穆宗晏駕敬宗初卽位逢吉快紳失勢慮嗣君復用之張又新等謀逐紳會荆州刺史蘇遇入朝遇能決陰事衆問計於遇遇曰上聽

政後當開延英必有次對官欲拔本塞源先以次對爲
處餘不足恃羣黨深然之逢吉乃以遇爲左常侍王守
澄每從容謂敬宗曰陛下登九五逢吉之助也先朝初
定儲貳唯臣備知時翰林學士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
而逢吉固請立陛下而李續之李虞繼獻章疏帝雖冲
年亦疑其事會逢吉進擬言李紳在內署時嘗不利於
陛下請行貶逐帝初卽位方倚大臣不能自執乃貶紳
端州司馬貶制既行百寮中書賀宰相唯右拾遺吳思
不賀逢吉怒改爲殿中侍御史充入吐蕃告哀使紳之
貶也正人腹誹無敢有言唯翰林學士韋處厚上疏極

言逢吉姦邪誣搆紳罪語在處厚傳天子亦稍開悟會禁中檢尋舊事得穆宗時封書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與紳三人所獻疏請立敬宗爲太子帝感悟興歎悉命焚逢吉黨所上謗書由是讒言稍息紳黨得保全紳始南逐歷封康間湍瀨險巇唯乘漲流乃濟康州有溫龍祠舊傳能致雲雨紳以書禱俄而大漲及寶曆改元大赦逢吉定赦書節文不欲紳量移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與量移不言左降者與量移韋處厚復上疏論之語在處厚傳帝特追赦書添節文云左降官與量移紳方移爲江州長史遷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擷茶者病之治機穽發民跡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爲暴再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大和元年

李德裕作相七月檢校左常侍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九年李訓用事李宗閔復相與李訓鄭注連衡排擯德裕罷相紳與德裕俱以太子賓客分司開成元年鄭覃輔政起德裕爲浙西觀察使紳爲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尸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六月（案王智興傳當作七月）檢校戶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節度宋亳汴潁觀察等使二年夏秋旱大蝗獨不入汴宋之境詔書褒美又於州置利潤樓店四年就加檢校兵部尚書武宗即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知淮南節度大使事會昌元年入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改中書侍郎累遷守右

僕射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新書郡公食邑二千戶四年暴中風恙足緩不任朝謁拜章求罷十一月守僕射平章事復出爲淮南節度六年卒贈太尉謚文肅紳始以文藝節操進用受顧禁中後爲朋黨所擠濱於禍患賴正人佐救得以功名始終歿後宣宗即位李德裕失勢罷相歸洛陽而宗閔嗣復之黨崔鉉白敏中令狐綯欲寘德裕深罪大中初教人發紳鎮揚州時舊事以傾德裕初會昌五年揚州江都縣尉吳湘坐贓下獄準法當死具事上聞諫官疑其冤論之遣御史崔元藻覆推與揚州所奏多同湘竟伏法及德裕罷相羣怨方構湘

兄進士汝納詣闕訴冤言紳在淮南恃德裕之勢枉殺臣弟德裕既貶紳亦追削三任官告三司結紳杖鉞作藩虐殺良平準神龍詔書酷吏殁者官爵皆奪子孫不得進宦紳雖亡請從春秋戮死者之比詔削紳三官子孫不得仕吳汝納者澧州人故韶州刺史武陵兄之子武陵進士登第有史學與劉軻並以史才直史館武陵撰十三代史駁議二十卷淮西吳少陽聞其才遣客鄭平邀之將待以賓友武陵不答俄而少陽子元濟叛武陵遺以書自稱東吳王孫曰夫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日亡破平生親愛連頭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繁衍因緣磨滅先魂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檻穽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有悖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函容御天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朝廷資以爵號桀黠者自謂得計以反爲利於是楊惠琳劉闢李錡盧從史等又亂皇

帝郎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日者張
太尉厥垣捍之勤謝易定為國老田尚書卻慮絕俗又
以魏博來歸陷榜滄景皆為臣然而與足下者獨齊
趙耳夫齊安可為恃哉徐壓首梁薄其翼魏晰其歷
滑賊其腹淮南承其衡分兵足相救全舉則曹胥東
平非其有也彼何若而自棄若趙則困豎子耳前日
主上以澤路為之導既斥從史姑赦罪復爵祿之天下
之人欲討者十入無何殘丞相御史朝延以足下故未
加斧鉞也然則中山藁城之險太原乘井陘之臨燕
狗樂壽邪扼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雛腐鼠
求責不服又曷以救搏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何
待而窮處邪昔僕之人裴道明嘗言唐家二百截有中
與主當其時很者師滅河湟之地復矣今天子英武
任賢同符太宗倣厚物有元宗度罰無貸罪賞無
遺功諸侯豢齊寬穩其釁羣帥室礪兵進竊房蔡
屯田繼漕前鋒趙後陣撫背左右拔其幾何而不
踏邪足下勿謂扼喉勿我欺人心足下一也足下反
天子人亦欲反部曲易地而然則與兒橫之命不若泰
大君官守矣枕足持予死不得地不若坐兼爵命而保
將嗣矣足下苟能挺卻幾之烈莫若發一介藉士焉士

疆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
倡四海將校官屬不失寵且貴何哉爲國者不以纖惡
蓋大善也且貳而伐服而捨寵榮可厚骨肉可保何獨
不爲哉三州至狹也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
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
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成敵也別以一
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剗塹
灌以流潦主將怨携士卒崩離田儋呂與發於肘腋屍
不得裒宗不得祀臣僕以爲誠子孫所不祖生爲瘠復
之人沒爲幽憂之鬼何其痛哉誠元濟得書不悟會裴度
東討而韓愈爲司馬武陵勸愈爲度謀取中官常所不
快者爲監軍歸素所快者於內爲吾地以傾諸侯出帛
百萬以給士大夫則孰不爲丞相之人然後分三大將
環賊而屯明斥候牛酒高會潛以實期援瀕蔡諸將而
以三期給賊令辯士持尺書劫元濟及將士約降彼無
所窮謀矣時度部分已定故不見用元濟未破數月武
陵白硤石望東南氣如旗鼓矛楯皆顛倒橫斜少選黃
白氣出西北盤蜿相交武陵告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
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爲賊日直木擧其盈數不閱六十
日賊必亡夫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且洄曲守將急緩

不可使吳城賊將趙犨詐而輕若以兵誘之伏以待一
舉可奪其城則右臂斷矣武陵之奇請類如此長慶初
竇易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監北邊易直以
不職薄其遇會表置和糴貯備使擇郎中爲之武陵諫
日今緣邊膏壤鞫爲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
度支米價四十而無踰月積皆先取商人而後求牒還
都受錢脫有寇薄城不三旬便當餓死何所取財而云
和糴哉天下不治病權不歸有司也鹽鐵度支一戶部
郎事今三分其務吏萬員財賦日蹙西北邊院官皆御
史員外郎爲之始命若責可信今又加使權其務是御
史員外久於事返不可信也今更旬月又將以郎中之
爲不可信郎更時歲明公之爲亦又不可信上下相阻
一國交疑誰爲可信者況一使之建胥徒走卒殆百輩
督責騰呼數千里爲不寧誠邊隅完實獨募浮民從
罪人發沃土何必加使而增吏也易直不納久之入爲
太學博士大和初禮部侍郎崔鄖試進士東都公卿咸
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鄖曰君方爲天子求奇材敢
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搢笏爲鄖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
宮辭既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請曰牧
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鄖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鄖

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鄖曰如教牧果異等自尚書員外郎出為忠州刺史改韶州坐贓貶潘州司戶卒初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人及為柳州刺史武陵北還大為裴度器遇每言宗元無子說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優游江湖又遺工部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劉二韓皆已拔拭或處大州劇職獨子厚與猿鳥為伍誠恐霧露所嬰則柳氏無後矣度未及用而宗元死始李愬節度唐鄧武陵薦李景儉王湘健智沈敏可表以自副時號知人汝納亦進士擢第以季父贓罪久之不調

會昌中為河南府永寧縣尉初武陵坐贓時李德裕作相貶之故汝納以不調挾怨而附宗閔嗣復之黨同作謗言會汝納弟湘為江都尉為部人所訟贓罪兼娶百

姓顏悅女爲妻有踰格律李紳令觀察判官魏鉶鞫之贓狀明白伏法湘妻顏顏繼母焦皆笞而釋之仍令江都令張宏思以船監送湘妻顏及兒女送澧州及揚州上具獄物議以德裕素憎吳氏疑李紳織成其罪諫官論之乃差御史崔元藻爲制使覆吳湘獄據款伏妄破程糧錢計贓準法其恃官娶百姓顏悅女爲妻則稱悅是前青州衙推悅先娶王氏是衣冠女非繼室焦所生與揚州案小有不同德裕以元藻無定奪奏貶崖州司戶及汝納進狀言湘素直爲人誣鱥大校重半五木被體吏至以娶妻資賸結贓且言顏悅故士族湘罪皆不當死紳枉殺之又言湘死紳令卽瘞不得歸葬按紳以舊宰相鎭一方恣威權凡戮有罪猶待

秋分湘無辜盛夏被殺 追元藻覆問元藻旣恨德裕陰爲崔鉉白敏中令狐綯所利誘卽言湘雖坐贓罪不至死又云顏悅實非百姓此獄是鄭亞首唱元壽協李恪鍜成李回便奏因言御史覆獄還皆對天子別白是非德裕權軋天下使不得對具獄不付有司但用紳奏而寘湘死遂下三司詳鞫故德裕再貶李回鄭亞等皆竄逐吳汝納崔元藻爲崔白令狐所奬擢汝納左拾遺元藻武功令數年並至顯官

李回字昭度宗室郇王禕之後新興王德良六世孫案宗室表作長平王叔良七世孫父如仙回本名躔字昭回以避武宗廟諱改長慶初進士擢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釋褐滑臺從事揚州掌

書記得監察御史入為京兆府戶曹轉司錄參軍登朝
為左補闕起居郎尤為宰相李德裕所知回強幹有吏
才遇事通敏官曹無不理授職方員外郎判戶部案歷
吏部員外郎判南曹以刑部員外郎知臺雜賜緋開成
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賜金紫服武宗即
位拜工部侍郎轉戶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以刑部侍郎兼
御史中丞會昌三年劉稹據潞州邀求旄鉞朝議不允
加兵問罪武宗懼稹陰附河朔三鎮以沮王師乃命回
奉使河朔魏博何宏敬鎮冀王元逵皆具櫜鞬郊迎回
喻以朝旨言澤潞密邇王畿不同河北自艱難已來唯

魏鎮兩藩列聖皆許襲而積無功欲効河朔故事理卽大悖聖上但以山東三郡境連魏鎮用軍便近王師不欲輕出山東請魏鎮兩藩祗收山東三郡宏敬元逵俯僂從命幽州張仲武與太原劉沔攻迴鶻時兩人不協朝廷方用兵不欲藩帥不和回至幽州喻以和協之旨仲武欣然釋憾乃移劉沔鎮滑臺命仲武領太原軍攻潞復以回為使督戰至蒲東王宰石雄櫜鞬謁道左回不弛行顧左右呼直史責破賊限牒宰等震恐期六旬取潞否則死之未及期二日賊平以戶部侍郎判戶部事賊平以本官同平章事累加中書侍郎轉門下歷戶吏二尚書武宗崩回充山陵使祔廟竟出為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大中元年

冬坐與李德裕親善決吳湘獄回爲中丞坐不糾摘貶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給事中還制謂責回薄遂貶賀州刺史再貶撫州刺史新書長史白敏中令狐綯罷相入朝爲兵部尚書復出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卒新書卒於撫州長史無入朝以下文贈司徒謚曰文懿大中九年詔復湖南觀察使贈刑部尚書

李珏字待價趙郡人客居淮陰父仲朝珏進士擢第幼孤事母以孝聞甫冠舉明經李絳爲華州刺史見之曰日角珠庭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河陽烏重胤表置幕府又登書判拔萃科累官至右拾遺穆宗荒於酒色纔終易月之制卽與勳臣飲宴珏與同列宇文鼎溫畬韋瓘馮約上疏論之曰臣聞人臣之節本於忠藎苟有所見卽

宜上陳況爲陛下諫官食陛下厚祿豈敢腹誹巷議孤
負恩榮臣等聞諸道路不知信否皆云有詔追李光顔
李愬欲於重陽節日合宴羣臣儻誠有之乃陛下念羣
臣敷惠澤之慈旨也然元朔未改園陵尙新雖陛下執
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今
遵同軌之會適去於中邦告遠夷之使未復其來命遏
密弛禁蓋爲齊人合宴內庭事將未可夫明王之舉動
爲天下法王言既降其出如綸苟玷皇猷徒章直諫臣
等是以昧死上聞且光顔李愬久立忠勞今方盛秋務
拓邊境如或召見詔以謀猷褒其宿勳付以彊事則與

歌鐘合宴酒食遨歡不得同年而語也陛下自纘嗣以來發號施令無非孝理因心形于詔敕固以感動於人倫更在敬慎威儀保持聖德而已上雖不用其言慰勞遣之長慶元年鹽鐵使王播增茶稅初稅一百增之五十珏上疏論之曰榷率救弊起自干戈天下無事即宜蠲省況稅茶之事尤出近年在貞元年中不得不爾今四海鏡淸八方砥平厚歛於人殊傷國體其不可一也茶爲食物無異米鹽於人所資遠近同俗既祛竭乏難捨斯須田閭之間嗜好尤切今增稅既重時估必增流弊於民先及貧弱其不可二也且山澤之饒出無定

數量斤論稅所冀售多價高則市者稀價賤則市者廣
歲終上計其利幾何未見阜財徒聞斂怨其不可三也
臣不敢遠徵故事直以目前所見陳之伏望暫留聰明
稍垂念慮特追成命更賜商量陛下即位之初已懲聚
斂外官押貫旋有詔停洋洋德音千古不朽今若榷茶
加稅頗失人情臣忝諫司不敢緘默時禁中造百尺樓
國計不充王播希恩增稅奉帝嗜慾疏奏不省遷吏部
員外郎珏以數諫不得留出爲下邽令武昌牛僧孺辟署掌書記還爲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淸
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僧孺還相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大和五
年李宗閔牛僧孺爲相與珏親厚改度支郎中知制誥

遂入翰林充學士七年三月正拜中書舍人九年五月轉戶部侍郎充職始鄭注以醫進文宗一日語珏曰卿亦知有鄭注乎宜與之言珏曰臣知之姦回人也帝愕然曰朕疾愈注之力也可不一見之注由是怨珏七月宗閔得罪珏坐累出爲江州刺史開成元年四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遷河南尹二年五月李固言入朝召珏復爲戶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楊嗣復輔政薦珏以本官同平章事珏與固言嗣復相善自固言得位相繼援引居大政以傾鄭覃陳夷行李德裕三人凡有奏議必以朋黨爲謀屢爲覃所廷折之珏自朝議郎進階正議大夫其年十二月上疏求罷不許四年三月文宗謂宰臣曰朕在位

十四年屬天下無事雖未至理亦少有如今日之無事也珏對曰邦國安危亦如人之身當四體和平之時長宜調適以順寒暄之節如恃安自忽則疾患旋生朝廷當無事之時思省闕失而補之則禍難不作矣文宗以杜悰領度支稱職欲加戶部尚書因紫宸言之陳夷行曰一切恩權合歸君上陛下自看可否珏對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謂之平章事代天理物上下無疑所以致太平者也若拜一官命一職事事皆決於君上即焉用彼相昔隋文帝一切自勞心力臣下發論則疑凡臣下用之則宰相不用則常猜豈可自保陛下常

語臣云實易直勸我宰相進擬但五人留三人兩人勾
一人渠卽合勸我擇宰相不合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
此言甚鄙又曰韋處厚作相三日薦六度師亦大可怪
珏曰處厚淫於奉佛不悟其是非也其年五月上謂宰
臣曰貞元政事初年至好珏曰德宗中年好貨方鎭進
奉郎加恩澤租賦出自百姓更令貪吏剝削聚貨以希
恩理道故不可也上曰人君聚斂猶自不可但輕賦節
用可也珏又曰貞觀中房杜王魏啓告文皇意祗在此
請不易初心自古好事克終實難上曰朕心終不改也
尋封贊皇男食邑三百戸武宗卽位之年九月與楊嗣

復俱罷相出爲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始莊恪太子薨帝意屬陳王旣而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珏曰帝旣命陳王矣已而武宗郎位人人皆爲危之珏曰臣下知奉所言安與禁中事帝新聽政珏數稱道無逸篇以勸時潞州劉從諫獻大馬滄州劉約獻白鷹珏請卻之以示四方遷門下侍郎爲文宗山陵使會秋大雨梓宮至安上門陷于濘不前罷爲太常卿終以議所立貶江西觀察使再貶昭州刺史三年長流驩州宣宗立內徙郴舒二州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大中二年崔鉉白敏中逐李德裕徵入朝爲戶部尚書出爲河陽節度使罷橫賦宿逋百餘萬去鎮而府庫十倍於初入爲吏部尚書累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上柱國贊皇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珏顧巳大臣誼不以內外自異表請立皇太子維天下心江淮旱發倉廩賑流民以軍羨儲穀半價與人大中

七年紀六年卒年六十九贈司空諡曰貞穆始淮南三節度皆卒於鎮人勸易署寢珽曰上命我守揚州是實正寢若何去之及疾亟官屬見卧內惟以州有稅酒直而神策軍常為豪商占利方論奏未見報為恨一不及家事性寡欲早喪妻不置妾侍門無愧餉淮南之人德之珽已歿叩闕下願立碑刻其遺愛云

新書贊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於賢不肖當別白分明乃可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以不疑責宰相是時善惡混淆故黨人成於下士聽亂於上王室之衰由此為之階劉向所云持不斷之慮者開羣枉之門殆文宗為之邪

李固言字仲樞趙郡人祖并父現新書宰相世系表作峴固言元和七年登進士甲科江西裴堪劍南王播皆表署幕府大和初累官至駕部郎中知臺雜累官戶部郎中溫造為御史中丞表知雜事四年李宗閔作

相用爲給事中五年宋申錫爲王守澄誣陷固言與同列伏閤論之將作監王堪修奉太廟弛慢罰俸仍改官爲太子賓客制出固言封還曰東宮調護之地不可令弛慢被罰之人處之改爲均王傅六年遷工部侍郎七年四月轉尚書左新書右丞奉詔定左右僕射上事儀注八年李德裕輔政出爲華州刺史其年十月宗閔復入召拜吏部侍郎州大豪何延慶橫猾譁衆遮道使不得去固言怒捕取杖殺之尸諸道旣領選按籍自擬先收寒素抵吏姦九年五月遷御史大夫六月宗閔得罪固言代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尋加崇文館大學士時李訓鄭注用事自欲竊輔相之權宗閔旣逐外示公體爰

立固言其實惡與宗閔朋黨九月以兵部尚書出爲興
元節度使李訓自代固言爲平章事訓注誅文宗思其
讜正開成元年四月復召爲平章事判戸部事二年擧
臣上徽號上紫宸言曰中外上章請加徽號朕思理道
猶鬱實愧岳牧之請如聞州郡甚有無政處固言曰人
言鄧州王堪衰老隋州鄭襄無政帝曰堪是貞元時御
史祗有此一人鄭覃曰臣以王堪舊人擧爲刺史鄭襄
比來守官亦無敗事若言外郡不理何止二人帝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德宗時班行多闕員豈時乏才耶李
石對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有大國無人蓋貞元中

仕進路塞所以有才之人或託迹他所此乃不敘進人才之過也固言曰求才之道有人保任便宜獎用隨其稱職與否昇黜之上曰宰相薦人莫計親疎實易直作相未嘗論用親情若已非相才自宜引退若是公舉親亦何嫌人鮮全才但用其所長爾尋進階金紫判戶部事其年十月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出爲成都尹劒南西川節度使代楊嗣復詔雲韶雅樂臨臯館送之卽上表讓門下侍郎乃檢校左僕射始置驘車千匹又募銳士三千武備雄完會昌初入朝歷兵戶二尚書授右僕射會崔珙陳夷行以僕射爲宰相改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師領河中節度使蒲津歲河水壞梁吏撤笮用舟邀丐行人固言至悉除之帝伐回鶻詔方鎮獻財助軍上疏固諫不從以疾復爲少

師
宣宗即位還右僕射累授檢校司徒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大中末以太常卿孫簡代之拜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年七十八贈太尉固言吃接賓客頗謇緩然每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辨

史臣曰陳鄭諸公章疏議論綽有端士之風天子待以賢能付之以鼎職延英獻納罕聞康濟之謨文陛敷敭莫副具瞻之望加以互生傾奪競起愛憎惟回奉使命而喻藩臣救危邦而除宿憾況昭獻文章可以爲世範德行可以爲人師有啓諷之上才非桓靈之失道詎可不思已過祗務面欺輔弼之宜安可乖訓若俾韓非之言進矣子輩安可逃乎士運之衰斯爲罔魎悲夫

贊曰愛而知惡憎不忘善平心救非可居鼎鉉吹聲濟惡結黨專朝保身壞國何名燮調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四